



李文珊 著

金梁和玉柱

山西人民出版社

金 梁 和 王 桂

李文珊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太原

金梁和玉柱

李文珊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4 $\frac{3}{16}$ 印张·79,000字

一九六〇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3,130册

统一书号: 10088·392

定 价: 0.43 元

目 录

互助.....	(1)
八十三搬家.....	(10)
双生女儿.....	(20)
两代人.....	(33)
社水記.....	(38)
随社的故事.....	(43)
金梁和玉柱.....	(58)
六十亩水地.....	(78)
寿阳北山一农家.....	(79)
主乘群.....	(84)
“猪先生”.....	(91)
入党十年后的一天.....	(98)
“鋼人”李慕树.....	(101)
貨郎丑三.....	(106)
綿山今昔.....	(113)
娘子关走笔.....	(119)
杏花村里汾酒香.....	(126)
后記.....	(132)

互 助

王保才的互助組，是今年開春才組織起來的。全組四家共五個勞動力，除了組長保才，還有二牛、玉祥 and 老安順、拴柱父子兩個。這四家都是住在一個胡同里的緊鄰家，往常都很合得來，今年碰組也是出於大家自願。可是在碰組以後不到半月光景，就吵了一次嘴。

按照互助組里的規定，每天往地里走的時間，都由組長保才掌握。昨天夜里組里決定今天給玉祥鋤麥子，天還黑模糊正是臨明覺的時候，玉祥自己便起來喊保才：“天不早了，該起來張羅大家啦。”保才自從當上互助組長以後，就恐怕別人鬆閑話，每天清早起得時間特別准當，照例是在屋子裏可以看見桌子上的茶壺時起來。今天他忽然從睡夢中被玉祥的喊叫聲惊醒，心里就想：玉祥這號人就是有點尖薄，平常給別人做活，總是拖拖拉拉的，今天就起得這樣早，怨不得人家叫他‘鬼不沾’。他雖是這樣想，可是也不願意表示不耐煩，一面答應着，一面披衣下炕去招呼大家。

●他們几家住的都是房廬房，在玉祥喊保才的時候老安順也被惊醒，後來聽見保才給玉祥答話也就起來。拴柱是和老

安順住在一個房里，睡在另一個炕上的，他聽到玉祥喊叫便從被子里露出頭來，看見窗戶剛發亮，便用鼻子哼了一聲，用手拉了拉被子蒙住頭，往下縮了縮又睡了；其實他不一定還瞌睡，主要是對玉祥的要尖不滿意。

老安順起來以後不見兒子拴柱動彈，以為他還沒醒，偶爾朝着南頭炕喊：“拴柱，起吧，人家都起來啦。”

拴柱不吭氣，老安順便走過去用手推他，拴柱這才懶洋洋的起來穿衣裳。

五個人扛着鋤走出村外時，還滿天星，村口的大石獅子還看不清楚。拴柱比雞訓狗地對保才說：“組長，今天起失明了吧？！到地鋤死麥苗我可不負責任呀！”

老安順是一輩子的老好人，永不和人鬧過不去，事事都是抱着“老實人常在，吃虧是福”的態度，聽到拴柱剛才那句話是“門神卷皂君——話（圖）里有話（圖）”，便扭圓頭來重重的碰了拴柱一火：

“日娘多嘴，總是俏皮搗蛋的！庄稼人就是得起早搭黑受賸，沒听人說‘早起三光，遲起三慌’？想睡懶覺去當地主吧！”

玉祥這個人扎根並不是種地出身，五年以前還是個買賣人——半路改行學種地的。平常和別人共事總想擦擦抹抹地沾個小便宜。一成立互助組的時候，拴柱和二牛都不大願意跟他在一組。當時老安順以老好人的面目出場，三番五次地勸二牛說：“沒有啥，發家不發家不在乎那些！住在一起不出門不見面，遠親還不如近鄰哩。”回家又極力壓制拴柱。

可是玉祥并沒認識到自己的毛病，還常常覺得和年青的拴柱在一起互助吃虧，因此剛才拴柱那句話他真有些不服氣，要不是當時老安順那幾句話，他早就頂回去了。

事情也湊巧，他們五個人鋤了一遭又回到地頭路上的時候，正碰到村里的人們才往地走。拴柱觸景生情，脾氣又發作了，他對著路上的人似笑非笑的說：“啊呀，你們才往地走？簡直是懶漢！瞧我們多積極！已經干了一遭啦。我們以後一天要做六晌（注：農民一天大都以五晌計算）活計，向我們學習吧，嘿！”

玉祥剛才的火頭還沒有泄下去，拴柱這麼一說好似火上加油，他把鋤往地邊一擡，氣狠狠的說：“不如意咱就散了算啦，何必這樣挖苦人！我要不參加互助就過不了啦！憑我這五尺高的漢子給你拴柱工撥工，干一年還不知道要吃多大虧哩！”

拴柱正要硬起脖子來和玉祥干，叫老安順兩只眼睛給壓回去，只是吞吞吐吐地說了這麼几句：“好，嫌和我撥工吃虧，咱就學人家互助組里的辦法，按活評分，按分計工好不好？橫豎大家有眼，誰能受誰不能受由大伙評判。我覺得我雖然比你小幾歲，我可是門里出身，犁鋤耩種那樣也能拿起來，比你挫那一截？”

“日娘，就你六指撓痒痒，道道多！什麼按工計分不計分。天生不是正經東西，不准你再張嘴！這有啥吃虧沾光？就是有便宜也不是外人啊。”老安順訓罢拴柱，彎腰替玉祥拾起鋤來說：“鋤吧，不要和孩孩們一樣，他是个不懂事的

二百五，不看僧面還得看佛面哩。”保才、二牛一邊鋤路边的小草，也一邊解勸，這場吵嘴才算停止。

拴柱和玉祥吵嘴以後，大家覺得常在一起免不了說兩句頂嘴話，不算個啥，玉祥拴柱兩個人也和往常一樣，該做啥仍做啥，從表面上看，事情算平靜了，玉祥心里却攪上个疙瘩。自從他參加互助組以後，還不斷听老婆兩句難听话，如嫌他顧不上担水啦，不帮她搥碾搥磨啦。尤其是看到家里閑撿着牛他去給別人互助的時候更是不高興。老婆經常諷刺他：“互助吧，再互助兩天就支鍋斷頓啦！”玉祥在這種情況下，心里委實不好受，便下決心要退出互助組。

一天夜里，天下了二寸小雨，第二天玉祥起得很早，拉出自己的牛來背上耙去耙地，臨走時對他老婆說：“他們來叫我，就說我不愿在組了，短他們的工以後還。”

當保才他們知道這件事情以後，都覺得很突然。拴柱拍屁股打腰的說：“屁！散就散了吧，俺兩個勞動力，估搗這二十四畝地，怎也鬧過來了；我也不求別人×大養驢子！”

經常不說話的二牛也有些起火了：“別人和你把麥子都鋤出來了，你還不干不濕的牆土去打耙地；這事情倒計劃的美，散了吧，我看還是各干各的少生氣。”

小組只有四個人了，現在就有兩個人打算散伙。老安順圪蹴在牆角給組長保才遞了個眼色，保才說話了：“咱們不能因為一個人退組就泄勁，組織互助時，咱就說過出入組自願，玉祥退組可能咱組里有毛病，這個咱以後整頓，還是該干啥干啥吧。”

老安順也說：“走吧，不要老呆着啦，太忙春天……”

小組算是暫時沒有垮台。

玉祥退組的事情，第二天便傳到村支部書記王貴德耳朵里，貴德是另外一個互助組的小組長。以前就聽說保才互助組是沒制度，不等價，恐怕將來出問題。但保才說：“五個人的勞動力總差不離，實行評分辦法大家不好意思，工頭工的办法也都滿意。成立小組是甘心情願，組里生產情緒很高。”所以當時也沒有進一步具體地了解幫助。他既然聽到玉祥退了組，拴柱、二牛又發生動搖，便想趁此機會幫助他們整頓一下。當天便去找保才研究，兩個人的意見一致是：開會檢討整頓，貴德還特別提出開會時一定叫玉祥參加。

會，決定晚上在保才家裏開，預先保才就給了大家通知。晚飯後，人都到齊了，玉祥沒有來，保才又親自去叫了一趟。玉祥的態度很不好。他說：“不參加組了還開會干啥？自己刨闢自己吃，收的多了富足點，少了緊恰些，犯不着去受那窩囊氣！”他再三不去，保才只好一個人回來。

保才回到自己的院子里，聽見貴德正在房裏和大家滔滔不斷的啦呱，什麼民主領導啦，統一計劃啦，等價交換啦，中間還夾雜着二牛、拴柱他們“好”“這辦法公道”……一些短促的話語。原來保才去叫玉祥走了以後，拴柱便提了個意見，要求貴德介紹他們的互助辦法。保才走進屋門時，他的介紹正好完畢。聽說玉祥不願來參加，會議便由保才主持開始。

首先是保才發言。他表示了態度：“只要大家還願意在一起，我自家不願意叫小組垮台。組織起小組半個來月，和

已往比起来实实在在是能多做活。”紧接着他又說：“咱們互助組搞不好，主要是我不會領導大家，本來咱也沒有弄過這。希望大家找一找毛病的根子，提出以後的辦法。最後還得貴德多多指教。”

二牛說：“互助組弄不好主要是沒有制度，保才沒主見，誰提出來就給誰做，結果有時把緊要活耽誤了。一工換一工也不公平，做粗糙營生時快慢差不多，說到好壞可就不一樣了。這樣好把式也不願意好好干，說正經話我就不肯多賣力氣。”

“我和二牛的意見差不多。”拴柱發言時預先來了這樣一句，然後說：“參加互助組以前我肯睡懶覺，如今治了我這一點。人多在一起做活也不困。就是保才在領導上民主的太過火，有點尾巴主義。還有，我爹的舊作風太厲害，遇事不管我說的對不對，總是不分青紅皂白的訓教我。就拿我跟玉祥吵嘴那回事說吧，不一定完全怨我，可是他就一直罵我。不過當時我對玉祥的態度不對勁，這一點我應該檢討。……”

在拴柱和玉祥吵嘴以前，老安順總覺得鄰家背舍的，動不動講“評分評工”，未免有點太小氣，所以他每逢看到拴柱表現不穩厚，心裏就要煩惱。那回事情過後，他心裏確實有些變化：他覺得他和拴柱這兩個受家，叫誰說也比得上玉祥，不料玉祥還覺得拴柱沾他的光。從這件事情里他得出了結論：“吃虧便宜必須說到明處，糊里糊塗是不算話。”特別是二牛提到“一工換一工，好把式不願意好好干”這一點，准准地說到他的心坎上，他開始認識到實行“評分計工”的

重要。又覺得自己老批評拴柱有点太过分，所以他在發誓的時候，除極力主張實行評分制度外，還檢討了自己。

此外拴柱、二牛又補充了一些，大致不外乎上面所說的問題。貴德的談話主要是給大家指出：組織互助組是為了提高勞動效率，改良生產技術。最後他建議小組實行評分計工、民主統一計劃營生等制度。

時間不短了，組長保才看到大家沒有新的意見了，便根據會上的意見擬出一個互助組章程來。大致內容是：一天以五晌（清早一晌，上、下午各兩晌）計算，按勞動效率，生產技術進行評分，每天交換工票。七天一清賬。欠工以還工為主。七天開一次檢討會，會上并民主計劃全組的生產，上地時間與人員調配等由組長掌握。

保才問大家：“還有啥意見？”大家一致回答：“沒有。”四個人高高舉起了手，一致通過。

互助組整頓以後，大家的生產情緒確實比以前高漲了。他們為了少開會，每天傍晚下工時，在路上走着就評好了分。這個制度對人的刺激很大，有十分氣力的誰也不願意使九分半。組里安排營生，都是和和氣氣地商量。

轉眼到了谷雨節，常說“清明早，立夏遲，谷雨前後正當時”，人們都準備着種棉花了。保才、老安順、二牛三家的秋地都翻過一遍，邊頭堰壩也都做了修整。就在谷雨節後的第三天下雨了，開頭是單綫繩子雨下得怪有勁，但剛剛下了三寸，就刮起大風來，隨着晴的連一根雲彩毛也沒啦，血紅的太陽晒得大地象蒸饅頭一樣直冒熱氣。棉花是勉強可以

种，可是顶大能种两天，再迟就怕发不了芽。

保才組里这三家，今年一共計劃种三十七亩棉花，事前保才就做了全盤計劃。他心里想，两头牲口四个好劳力，有两天功夫怎样也种上它了，还要种得勤究点哩。未种之前，三家都把棉籽用两开对一凉的温湯浸了，又用燒火灰拌了。他們为了科学的使用劳动力，又把二牛的孩子——小狗吸收到互助組里。老安順种棉有經驗，大家决定叫他当总指揮。

搶种棉花开始了，他們是“珍珠倒卷帘”，先从最远地插手。拴住牲口，保才掌耖，老安順往沟里撒籽。他們三个在前边一面种，二牛便在后边牵着牲口拉着小石碾子轧起来。小狗在地边和小坪点豆莢，点南瓜。五个人两头牲口象一架大机器一样，井井有条地各做各的活，种完一块清一块，第一天他們就种了十九亩。

第二天他們种到二牛地里，因为二牛和王祥是隔一块地的地邻，看到王祥也在紧张地下种。

王祥自退組后，便永不想打听互助組里的事情。到这次种棉时候，他却有些着毛了。虽然自己也有一头牛，可是家里只有他和他老婆两口人，雇个人吧，大忙天家家都在下种，找不上。无奈何只好鎖住門面日子去种。自家沒有耖还得用犁种，他在前边犁，他老婆跟着他順沟子溜。他老婆是个小脚妇女，大湿地一搞一个大圪洞，累了滿头大汗，走得还生慢。王祥犁两遭她还溜不了一遭。因此王祥犁一会儿，就得把牛停在地边帮她伙溜。牛跑了还得去逮牛，顧了这顧不了那，出煞力气做不出营生来。

在这种情况下，他两口子看到保才组里种棉的办法又好又快，心里不免有些羡慕。“还是人多好做活。”玉祥老婆不知不觉地说了这么一句。

这一句话引起了玉祥许多回忆。他自退组后，生产上感到许多不便，做活慢不待说，那头牛也不能很好使用，一个人做营生又是孤孤单单地没劲气。今天给保才那边对比起来，更觉得做自家干活显得厉害。他心里正在懊悔，突然想起他当时退组的时候，他老婆是主要鼓动者，一股怒火直冒起来：“啥话都叫你説尽吧，当初你不是説参加互助就要支锅断顿吗？如今又觉得互助好了？哼！敢情你也……。”

两天以后，地皮已晒得发干了，保才组里的三十七亩棉花全部入土，玉祥的九亩棉花还留下个尾巴。

几天来，玉祥不只一次的回想起以前在互助组时的情况。凭良心説，人家都比自家能受，就是工换工自家也不吃亏。他又想参加互助组了，可是怕保才他们不要他，又有些不好意思。

不久，棉苗出土一寸多高了。玉祥的苗子却和保才组里的苗子不一样：人家是一壠一壠的利利散散十分均匀，玉祥的苗子呢？凡是他老婆溜枉的地方不是一坨堆、一片，便是四五尺远还没有一株。一天，玉祥到地里锄小苗，恰巧保才组里的四个人也在地里锄。他一个人越锄越生气，那边四个人是説説笑笑怪有劲。玉祥考虑了好半天，在歇晌的时候，他走到二牛地里十分羞涩地问保才：“我再参加组你们还要不要？”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于太原

八十三搬家

天黑下来了，八十三和他的婆姨横妮子从窑洞里鑽出来，摆弄好放在窑洞前那块平地上的小桌子，准备吃晚饭。

这里是一个不大的小山洼，住在这里的只有八十三夫妇两口子。这里一切都静得怕人，只是偶然间可以听到一两声狗叫和隐隐约约的女人们叫孩子吃饭的声音，那是从二里多以外的魏家圪台村传来的。

横妮子把饭端来了，是糜米稀饭，莜面窝窝。夫妇两个坐下吃起来，谁也不吭声。

这种寂寞枯燥的生活，他们夫妇俩已经过了差不多有六个年头了。

八十三姓贾。叫八十三，实际上他今年才四十六岁。这是因为他母亲生下他那年，他祖父是八十三岁，按当地的习惯，为了纪念他祖父，父母就把他叫成了八十三。他今年虽只有四十六岁，可是看起来总有五十多。他一天价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好象是有无限的忧虑。魏家圪台村里一些上年岁的人，都知道年轻时代的八十三。那时候，他是村上数得着的精悍的小伙子，经常穿得整整齐齐，爱说又爱闹，赛

青鬃紅火，那一次也少不了他。他的心眼兒很靈，還有一種特別的本事：會吹喇叭頭，一遇天陰下雨，八十三的喇叭聲就在全村里飄蕩起來。可是近十多年來，八十三大變了，他簡直成了一個人們不熟悉的八十三。

夫婦兩個不聲不響地快把一頓晚飯吃完了。臥在小桌子旁邊的老黃狗突然站起來，朝着山頂上狂吠了幾聲。凭往日的經驗，八十三知道這一定是有人從山上走下來了。果然，一会儿從山上走下一個人。八十三抬頭一看，是魏坐官。這個人是個活潑愉快的好後生，和八十三同在魏家圪台農業社第二生產隊里，和八十三脾味很相投。要是別人路過這裏，八十三頂多和他說個一言半語，問問社里最近對他的勞動有何安排，也就算了。魏坐官來了，八十三破例地斟出個座位來，又拿出自己的羊腿燻袋，點起一盞豆大的油燈，託魏坐官歇歇腳再走。

“走那里去來着？這麼晚才回來？”八十三問魏坐官。

“別提了，白跑了二十多里地。”魏坐官一邊扑嗤扑嗤地抽着黃烟，一邊懊惱的說：“昨天夜里老娘娘去世了。社里託我到交口鎮上去請三木匠來給她割棺材。真不走運，三木匠前幾天走口外看他兒子去了，叫我扑了個空。”

“怎麼，老娘娘不在啦？沒有聽說她害什麼病呀？”八十三和橫妮子都緊張了一下。

“唉，上年紀的人了，她早年又受過很多艱難，今年後半身子骨就一股勁兒不舒坦。”魏坐官抽了一口烟，接着又說：“實在說哩，老娘娘也死的算是時候。咱們社里計劃

好好把她埋葬一下。要是她老人家早死三年，哼，恐怕要和老过威的下場一樣，連塊木头都占不上的。”

魏坐官說完，八十三再沒有答腔，他陷入了沉思。他想到了那個少兒沒女被全村人稱為“老娘娘”的老寡婦。老娘娘的丈夫姓秦，是魏家圪台村的獨門小戶。秦老漢在二十多年前就死了。解放前，這個老寡婦一年四季拾柴撈禾，吃不飽也穿不暖。冬天下雪了，還得到山根底扒拉開雪堆去拾柴。三年前，魏家圪台辦起農業社以後，社員們就把她吸收到社里，社里種上她那三畝多圪梁地，把她的生活全部包起來。高級化以後，孤寡老弱都享受了“五保”，老娘娘的生活更有保障了。社里按普通社員的生活標準，定期供給她吃的，穿的，燒的和零花錢，還確定由一個男社員和一個女社員包干給她担水，洗衣服。八十三加入農業社這一年多中間，每逢想到這些事，就要低下頭來半天半天地思索。現在既魏坐官說社里要好好安葬老娘娘，他又習慣地低下頭來。

魏坐官見八十三半天不說話，起身要走。八十三拦住說：“忙什麼，再坐一會兒。”魏坐官說：“不坐了，不坐了，當緊回去哩，不敢叫社里人着急。”八十三問道：“請不來三木匠，那棺材怎麼割呀？”魏坐官說：“我也這樣想呀，說什麼也不能再坐了，趕緊回去交差，社社里人想辦法。”說完，他便邁開大步往村里走了。

魏坐官走了，八十三又低下了頭。猛然間，他站起來朝着山下大喊了一聲：“魏坐官！”把橫妮子和老黃狗都吓了一跳。接着他又喊道：“你等等我，我也回村里一趟。”橫妮

子說：“天这么晚了，有事明天再去吧。”八十三不答話，
她也沒有再阻拦，連忙回到窩里拿出他的不挂面子的老羊皮
皮袄来让他披上，八十三便紧张地往山下走。

社主任魏二旺等几个負責干部，都在农业社办公室里，
几个打墓的社員正在汇报他們的工作情况。干部們一听说魏
坐官找不来割棺材的木匠，都傻了眼。除过开全体社員大
会，八十三到村里来的次数是不多的；往日，干部們見了
他，都要热情地打問他的生活情况，如今因为割棺材的事卡
了壳，都顧不得招呼他了。

“我看这样吧，”八十三終于主动說話了，“我有一口
棺材，就先让老娘娘使用了吧。”

“唉，你怎么有了这东西？”魏二旺感到非常奇怪。

八十三难为情地挤了挤眼，沒有回答，好象他有一本难
念的經，只是重复着說：“让她老人家使用了吧，反正我現
时也用不着它。”

主任魏二旺知道八十三好多年来心情不好，就沒有再追
問。又看到他这是一片誠心，便說：“也好，就让她先用
了，回头咱們社里給你作成价；你要是要东西也可以。”

“那些事以后再說，明天派几个人来抬吧。”八十三說
罢，拉了拉披在身上的老羊皮皮袄，便回家去了。

八十三回到家里躺在热烘烘的炕上，横妮子还没有睡
着。自从八十三无缘无故地下山以后，她就一直磨磨
这老东西到底回村干啥去了？人躺在了炕上，两只眼睛却始
終合不起来。要是在二十年前她們剛結婚以后的那些时候，